

山寨

22:1 大衛就離開那裏，逃到亞杜蘭洞。他的弟兄和他父親的全家聽見了，就都下到他那裏。**2** 凡受窘迫的、欠債的、心裏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裏；大衛就作他們的頭目，跟隨他的約有四百人。**3** 大衛從那裏往摩押的米斯巴去，對摩押王說：「求你容我父母搬來，住在你們這裏，等我知道上帝要為我怎樣行。」**4** 大衛領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。大衛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裏多少日子。(撒母耳記上 22 章 1-4 節)

大衛在毫無準備之下，匆忙投奔迦特王亞吉，弄至身陷險境，最終以詭計脫身，就從非利士人境地，逃回以色列地『亞杜蘭洞』（又可譯『亞杜蘭山寨』）。亞杜蘭洞位於希伯崙西北約 16 公里，伯示麥南方約 11 公里，相對掃羅居住的基比亞而言，亞杜蘭洞可說是偏遠邊境，在當時來說亦沒有什麼經濟價值，亞杜蘭洞所在的以拉谷南側山區，有很多天然的石灰岩山洞可容人藏身。山區洞穴乃易守難攻之場景，大衛以此棲身，可算是一個明智之選。[看來大衛已經從胡亂驚恐之中，重拾智慧。](#)

敘事者刻意告訴我們，大衛的弟兄和他父親的全家，聽見了大衛藏身亞杜蘭洞，就都下到他那裏。作者以文學側寫的方式，將大衛與家人的關係，插入大衛流亡生活的事蹟之中。從另



一個角度看，大衛已經不再是當年的牧羊少年，而是已經成家立室的一位成年男子，是家人可以投以信心一票的人物。掃羅既然做出屠殺祭司和祭司家屬的瘋狂行徑，若要採用以大衛家人來脅逼大衛的手段，就絕對不會叫人感到驚訝。所以，大衛家人趁掃羅還沒有動手之前，都投奔大衛陣營，亦屬正常的想法。

說到大衛的陣營，作者以非常戲劇化的手法，來形容大衛的個人魅力和領導才能。作者告訴我們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債的、心

裏苦惱的都聚集到大衛那裏。任何時代，都總會有受窘迫的、欠債的、心裏苦惱的人們，他們在生活不同層面，苦苦掙扎，相信有不少人渴望可以跟從一位明白他們，他們又可以投放信心的領袖人物。作者強調並非大衛四處招募跟隨者，反倒是他們主動跟從大衛。由此可見，大衛在民間享有聲望(撒下 18:6-7; 18:16)，確實所言非虛，大衛就作他們的領袖，而跟隨大衛的約有四百人。

按道理，這一群尋找生活方向和人生出路的朋友，他們聚在一起，難免給人有點「烏合之眾」的感覺，要領導這群人物，固然難度甚高，更不要忘記大衛正在亡命天涯，在普通人眼中他正是自身難保，又怎麼可能讓數以百計的人糊口？作為這忽然組合的頭目，難道真的可以有一番作為？

大衛經歷苦難，對他的磨練和成長，確實有深切的意義。在苦難中所引發的潰散和凝聚力，可以各走極端，而大衛就選擇在亞杜蘭山寨重整旗鼓，沒有向苦難低頭，而且處變不驚，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亞杜蘭山寨這個集體，是大衛王國的內閣的起點，這一批人後來演化為大衛軍隊的領導核心，當中更有被稱為「大能的勇士」(參撒下 23 章)。[窮途末路原來是人生的另一個起點!](#)

作者告訴我們大衛前往摩押，請求摩押王收容雙親，除了顯露大衛的孝心外，亦顯出他的智慧。大衛的曾祖父波阿斯(參得 4:21-22)娶摩押女子路得為妻(參得 4:10)，故此大衛與摩押人有血緣關係，而且摩押人曾與掃羅爭戰(參撒下 14:47)，按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民間智慧，摩押王接納大衛也並不叫人意外，而大衛最難得的是向摩押王流露他對上主的信心：『等我知道神要為我怎樣行』，在危難當前，不忘見證所信!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人生走到曠野和山寨，絕不好受，我們甚至稍稍不順境、不順意，就責難上帝為何如此待我？我就聯想起大衛所寫的一篇詩章……「耶和華是救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臺，我要求告當讚美的耶和華，這樣我必從仇敵中被救出來。」(詩 18:2-3)。[每字每句都是信心的宣告，見證一個看來窮途末路，棲身山寨的人，堅守信念，以全然投靠上帝作為他的最佳選項。](#)

總幹事



劉國偉

2024年6月21日

市井心靈默想

窮途末路原來是人生的另一個起點!

經文默想及祈禱.....

耶和華是救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角，是我的高臺。」(詩 18:2)